

# 八百孤軍

今日出版合作社發行

出版

1937, 12, 初版

謝晉元英



手瑞符，獨領八百壯士，固守蘇州河北，敵軍大圍，高揚國旗，預立遺囑，誓死殺賊，時外敵，租界者，謝晉元，我等願北中，民國國士之，不願入租界，嗚呼！身力卓絕，以加！  
 壯烈，教之，孤危，氣，已拚一，不願偷生，誓贈壯年終霸域，拚心三戶必亡秦，森然大義昭青史，千古英雄弔瀟瀟。  
 錢小山

## 謝團附亞巨元壯烈語

一軍人以服從爲天職，  
衛國保土爲職責，在所瀆  
最後一滴血，必與倭寇索  
取相當代價，餘一槍一彈  
，亦必與敵週旋到底」

向八百壯士致敬禮（朗誦詩）

高蘭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最敬禮！

○ ○ ○ ○ ○ ○ ○ ○ ○ ○

八百壯士！

我艱忍着我哀流的淚，

我緊握着我顫抖的筆，

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我却寫不出來一字一句；

我一分一秒的屏息着氣，

我忍受着時間對我的襲擊。

○ ○ ○ ○ ○ ○ ○ ○ ○ ○

八百壯士！

我看看，看看，在我的眼底，

我看見關北的危機聳入雲際，

雲際裏飄揚着我們的國旗！

國旗！國旗！

那是你們八百個壯士，

用血，用肉，用人間的正氣，

在高高的升起。

八百壯士！

我看看，想着，在我記憶裏，

我想起我讀過的若干史，

們，而歌唱。

我沒有不——部史詩在廿世紀，  
這樣的泣鬼神，  
這樣的驚天動地！  
這樣的以八百個壯士的熱血，  
築成了民族的銀牆鐵壁！

○ ○ ○ ○

八百壯士！

我知道，我深切的知道，  
我們一定取得最後的勝利！  
可是這未來的勝利，  
却是你們今天給奠下了根基！  
一寸血肉，一寸山河，  
你們是怎樣的在收復失地！

○ ○ ○ ○

八百壯士！

我也看到過，  
多少慷慨殉節的志士，

我却沒有聽說過——  
八百個壯士從容就義！  
你們爲誰？你們爲誰呢？  
四萬萬五千萬人哪！  
拿什麼來報答你？

○ ○ ○ ○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最敬禮！

一九三七·十·三十。

## 你們，八百個！

蓬麥哲

### (一)

你們，八百個

英勇的中華大地的兒子，  
任聞北沖天的烟火跳躍在你們的身傍，  
任幾萬的敵軍重重地圍在你們的四方，  
你們有血，有肉，有頭顱，  
絕不投降，

雄據在六層的高樓，  
你們孤軍抵抗！

你們，健鬥着，  
健鬥着爲祖國國魂的發揚！

### (二)

你們，八百個  
沒有後援，  
沒有給養，

千萬個弟兄退却了，  
你們斷路在後方！

誓流最後一滴最光榮的熱血，  
誓用最後一粒最珍貴的子彈，  
與國土共存亡！

以你們堅韌的八百個  
英雄的頭顱，  
向敵人將代價清償。

### (三)

你們，八百個！

人民爲你們的英烈  
感泣若狂，

世界對你們的悲壯  
齊聲歌唱。

你們八百個戰士呀，

今天傳來消息：

報告你們的悲劇；

報告你們又創造了大地的同情；

寫下了鮮血或苦

的悲劇，這它。

報告你們如何愛惜着子彈，

每發必擊中殺人的豺狼！

報告你們樓頭上，

談笑自若毫不倉皇，

血誓和寄出的遺囑張張，

在說明了你們抵抗的堅強！

你們向全國發出悲壯的呼籲，

已響遍了全中華兒女們的胸膛，

而且，你們，勇敢的八百個喲，

當暮色蒼茫，

你們却英勃地在聳高的樓頭上，

將祖國的國旗高揚！

你們，**英雄**，

使世界看到了大時代的光；

你們用槍，

蘸着碧血在歷史上

寫下了敵人的瘋狂。

你們，八百個！

也將你們血肉和淚

譜成了民族抗戰的

偉大的詩章，

全中國兒女的心，

爲你們而震蕩；

全中國兒女也嗅到了

你們血花的芬芳。

你們的仇恨在日夜地

生長！生長！

(四)

八百個戰士喲，

向東方，

我祝福你！

你們的後面，

有四萬萬五千萬，

他們振起鐵的臂膀，

同赴殺敵的戰場！

不要怕沒有後援！

聽！山河在咆哮了，

反抗的烽火在四起狂燃！

不要徬徨，

快將你們的血花飛濺的身軀，

堆起新中國的紀念牌坊！

看！太平洋，

無數隻強壯的鐵手，

已推出一個新時代的朝陽，

聽！滾雷似的反抗的怒吼裏，

敵人的喪鐘在響。

你們，八百個！

枷鎖着的祖國。

將因你們熱血的飼養，

得到了再生的力量！

民族自由與解放

已經就在不遠的前方！

你們，八百個勇士！

站在樓頭上，

你們看！

廣闊的中華大地

正掀着復仇的血浪，

你們聽！

祖國的脈搏，

在猛烈的迸蕩。

你們，八百個！

你們沉着的苦戰吧，

我為你們而歌唱。

我爲你們而頌讚，

我的心潮在爲你們，

你們，你們新中國英雄兒子喲！

爲你們而澎湃！

我袒開了我的胸懷，

——十月二十九日夜

# 孤軍八百人

徐遲

## 一

劉行，大場公路，像一條巨蟒褪下來的長長的蛇皮；不是因爲天氣炎熱路才一方塊一方塊的龜裂，而是因了無數的炸彈礮火把它炸成這個醜惡難看的樣子。十月二十五日晚，敵軍的主力部隊在猛烈的砲火掩護之下，向大場以西的塔河橋宅進犯，一夜激戰之後，大場南翔公路爲敵軍突破了一公里。十月二十六日晚，國軍反攻，壯烈的犧牲，爲的是寸尺國土；男兒的頭顱，男兒的血，盡是爲了寸尺國土，而拋却而流的。幾小時激戰後，國軍收復了原有防線。十月二十七日晨，黎明的紫色光芒中，敵軍又大舉來犯，沿了那醜惡的蛇皮，敵方的坦克車，噼噹噼噹的前進，一聲雷響，一聲霹靂，塹壕口砲彈連續飛來。同時，在第三量的空間，飛機以立體的優勢，盤旋在我們的國軍的上空，一小隊剛飛過，另一小隊又臨空而來，射擊，投彈了。三四十輛坦



克車，這些笨東西，有一半已車身埋進了路旁的淤濕的棉田裏爬不動了。現在機關槍



遙望之四行倉庫雄姿

聲，代替了時間的節奏，大地顯然在激火聲中震動了，蜜蜂似的嗡嗡的聲音來了，卜卜卜卜的是飛機上的機關槍。在大塲之東，左側，敵軍也潮湧而來，『殺啊！』這是我們的武器，我們的戰哭，我們的悲壯的呼聲。人的聲音，雖在機械化的各種爆炸的聲中，這全不像紅氈舞上的歌劇女伶，在巨大的管弦樂隊給她伴奏時，她那歌喉的一嘖。『殺啊！』一次兩次，再一次，兩次，衝鋒，進擊，肉搏掃射！——這正是鬼子軍人所感到的，像『煎豆』一樣的聲音，國軍沉着地，有時是勇敢地抵抗着。『煎豆』似的聲音射擊，激火正是煎豆時用的釜力。在紫色的黎明中，隱約可見衝鋒的人，足一軟，腰向後一彎，於是狂吼一聲，『殺鬼子啊！』他就擲了槍撲到地上，無數的人影子從他身上踏過去，也有人倒下來，倒在他身上。血肉要造成新的長城！血肉要保衛祖國一尺一寸的土。

猛烈的戰鬥繼續着。於是在這光榮的一天，又是不幸的一天的晨間。

上，敵軍突破了我軍的防綫。大塢危急了。在這一帶平地上，有無窮小河。

地上，因為沒有軍事要地可守。給敵軍的炮火佔了軍事上的優勢。鐘即着九時，朱耀華師長和其餘的軍事長官接到決定了暫時退出大塢的密命。同時密令還說，閩北一帶的駐軍同樣退出，而廬行一帶的駐軍則向江灣之北撤退。另一個秘密命令，是十點三十分，閩北駐軍退出時，八十八師一部份將士，由謝團附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據各軍事上要點，嚴密防守，堵截敵人，這樣，在閩北一帶戰區裏，一方面國軍在退守新防綫，一方面，猛烈的炮火，手榴彈，槍子依然向敵人飛舞。經謝團附，楊營長的巧妙的同時又猛烈的守衛，敵軍還是不名譽地為侵略而死亡。絲毫不知道江灣至閩北的國軍防綫，立刻將有變動。從無數桿輕重機關槍的嘴裏，子彈吐出來，從沙包，或別的掩蔽物裏，我們的將士的嘴角帶了堅定的冷笑。來一個敵人，死一個敵人，來一羣敵人，死一羣。鬼子不中用，不中打。我們的將士的心裏，漸漸的，從煙與火似的模糊的感覺中，凝成了一個輪廓鮮明的，強烈的概念，「老張」，一邊射擊，一邊這個意志堅決的聲音說話了，「老張，我們的弟兄退得差不多了吧？老張，我同意你們，我們不想退，我就不喜歡退；我們不是殺鬼子殺得正順手，正痛快，不對，剛剛痛快！」擊關槍又是一連串「老張，你——怎末？你怎末啦？好家伙，你比我先走一步。可恨是你比我少殺了幾個鬼子，老張，我決定不退了，我陪伴你，我們這一營多的人都不會退，我們好好的幹他們一下子，對不起，你等等我，又來了一批鬼子。」

在密集的射擊聲中，有一千左右的善戰壯士漸逐的，逐漸的從模糊以至於明確，決定了固守最後陣地，決定了絕對不撤退，死而後已。當謝團附楊營長在敵火間觀察弟兄們的時候，弟兄們告訴他們，這近千的數目，不屬於這次撤退的軍隊，這近千數目的弟兄，屬於這幾天來戰死的一羣英雄們。「我們不要活，我們要死，我們寧願死，要讓我們的軍隊，依然有一大隊固守着關北。」團附和營長到這聽的是這堅決的口吻，他們知道弟兄們幾小時來，受了重大刺激，已真真了解了民族解放的重大責任，一個新的思想在團長的腦中一閃，他用了鋼鐵一樣的聲音，告訴營長。「那一帶」，他說；「不是有着一些鋼骨水泥的大建築物嗎？我們退進這裏面，糧食，也可以算是夠用了，軍火，不成問題！」營長接上去，「一人，個個是英雄」！

## 二

夜來了。

當黃昏侵入的時候，同胞們，我們不是看見屋宇，樹林，電線桿，工廠的煙囪，一一的沒入了暗黑了嗎？是的，在秋天的晚上我們看見夕霞，看見倦鳥，看見倦鳥從夕霞中飛來，隱入寒林，看見黑夜來臨，於是遼遠的地平綫上，什麼也看不見了，可是國軍從大場廟行關北撤退後的這天晚上，夜雖來了，彷彿却沒有夜色一樣，在遼遠的地線平上沒有黑暗，沒有寂靜，沒有夜，只有火，那兒——滿是火焰，那兒——一是燎原的大火，已經燒了一天，而現在還熊熊的，在吞沒大建築物，蒸……

道。大火的紅光直沖上雲霄，橫幅展開幾里路程，是的，「火光燭天」，我們別的好形容了。一番紅，一番紅，濃煙冒起來，幾十丈高。於是我們看見，映在這紅光的幕上的是屋宇的黑影，受難的電線桿和工廠煙囪，樹木的黑影。從前這一帶是和平的市集，和平的商業區，住宅區。現在，敵人使牠在可怕的火熾中失去了和平，寂寞，平安！

我們瞭望過去，那是一個火的海，火的海，在火的大海上，風定時，火的波浪，燐燐似一幅平而精緻的大紅織錦，但當風起來時，火的浪濤也就起來了。火的浪濤也就起來了，火的大海，奔流。

烈燄籠罩，四圍都是敵軍，而中間，在蘇州河新埭坡橋北塊的幾座銀行堆棧的大廈中，國軍有一營以上的士兵，維據着。謝團附，楊營長和以下八百多個弟兄，他們本是國軍撤退時，奉命扼守要點的，大軍安然撤退，只願死。他們却不願退，不願退只願死，抱定犧牲的決心，他們依然固守了崗北。

在大廈的頂上，他們北望望見大火的海，自己是火海的邊上的一座孤島，自己是這孤島上的八百人的孤軍，他們南望望見那邊的靜靜的黑夜，有千萬顆星星樣的燈火，在這黑夜中灼灼的發光，可是，他們沒有時候欣賞美麗的南頭，因為，「碰」，一個槍聲響了。

北泥城橋橋旁，有西洋兵駐守着，這塊橋現在是一個奇怪的區域的中心點，橋南有繁華的街道，有電影院，百貨商場，也有難民收容所，甚至還有跳舞場，橋北有兩座大廈，一是大陸銀行的堆棧，一是四行儲蓄會的堆棧。裏面是八百多個中國士兵。再北約二三十米遠又有一座大廈，是上海銀行的堆棧，現在給侵略者的日本軍所佔領了，現在這塊橋，是非常奇怪了，他是在不同命運方式的中央，一堵更奇怪的鐵門又在橋中央關住。只有上海有這樣的事。

「What horror! What hell!」從鐵門的邊上，四五個英國駐軍走回了橋南，有一個這樣驚叫。他們在半小時前就見中國兵出入這一帶，後來，日本兵也來了。這使他們非常的驚異，並且本能的感到不安。立刻他們發現，在上海銀行堆棧上，出現了日本兵，不久他們又見到四行堆棧裏中國兵把沙包和別的防禦工程一一的設置了。他們懂得這是什麼回事了。立刻他們激發出無限的同情心來，他們過了橋想去勸說這一羣受了包圍的華軍，從租界上撤回，可是他們聽到了客氣的，感謝的，且是堅決的拒絕，說到叫他們把槍繳下，通過租界，中國兵不聽完話就笑笑，搖搖頭。

五分鐘後，這一羣英國駐軍決定了再進去勸說。

他們在堆棧的底下一層，一間小屋子裏見到楊瑞符營長。

「我們很感動，不過我們務必勸你們離開這裏」。

「死也只會讓我們靈魂離開，不能讓我們屍體離開，啊，不，我們的靈魂

是死了也不離這裏的，相信我的話，這不是隨便亂說的。不相信，這可以立刻由事實來證明。」

「可是我們不能揮淚回橋南眼睜睜看你們死。」

「我們也不能揮淚回橋南眼睜睜看國土損失。」

「不要把我們的話來答復我們。回橋南，這不是什麼不光榮。這不算是戰敗，這不過是一個不幸。」

「哈」，營長笑了一聲，「別怪我又用你們的話來答復你們。不回橋南，並不爲了光榮，不回橋南，也不爲要打勝仗。我們死在這裏，也說不上不幸，不過，我們真感激你們，我們在死以前，有機會接受你們的好意，受到你們的友誼的勸告，我們用什麼話來感激你們」。

於是他伸出手。一一和英兵握手。最後的一個英兵拒絕，他說：「我現在不能跟你們握過手就回橋南，讓我們握着手——回橋南」。

營長撲過去握住他的手，說，「別使我們難過，我感謝你們，你們過橋去罷，我更感謝。」他的聲音，因了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情感而抖動了。

第三次，英國駐兵在四行堆棧的階沿，看到正在指揮着什麼的謝團附，謝團附是另一副風格。他的話極嚴重，比較起楊營長的富於情緒的心來，他的心是鐵製的。沒有說幾句話，團附就下了結論，

有說幾句話、團附就下了結論，

「沒有什麼話可說，我很忙，不能陪你們說話，對不起，鬼子已架好了槍，不能送你們一段路了。」

夕陽西下的時候，英兵又攜帶了他們的同情，他們的慰勞品，過了橋，過橋的時候，日本兵警告似的射擊了一排槍，可是他們安然到了華軍的守地。

「能不能讓我們來歡迎你們退回橋南去，營長？」

「你們來一次，我們心裏難過一次——這些是送給我們的嗎？啊，可惜我們不能受下。真的，我們漸愧於你們的幫助，我們僅僅為祖國盡應盡的一些責。」

營長沒有說完，一個含笑看着他們的青年士兵用英文插了進來：「You people

*miss around us like grandma arranges a wedding. Oh!*」

幾個英國兵苦笑了，後來有一個說，「我是人，你也是人，我們都是人，請你們此刻接受我們的好意，避免這樣無謂的犧牲；戰爭有整個的計劃，你們的血應該流得更智慧一些；與其你們留守，不如你們從新防線反攻。」

「不必如此，這邊我們可以支持七天，到那時候，我們的伙伴一定反攻回來了。」

「可是敵人在你們的伙伴反攻回來之前，一陣子 Storm 就覆滅了你們呢？現在你們的敵人的實力十倍你們，百倍你們……」

那個年青士兵說了「你們是知道波斯王攻希臘，三百斯巴達戰士殉難的故事的。」

波斯使者導克塞斯的大軍的箭可以掩蔽日光，斯巴達王達尼達斯說得更好，日光陰

來，打仗也風涼。我們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更多。歷史使這種行爲成爲中國民族的實理了。敵人十倍百倍，算什麼？」

青年士兵鼓說了古代的壯烈故事後，就愉快地笑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沒有武裝的苦力樣的人扛着沙包走過，營長看見這苦力，叫住了他，說「你還在這裏嗎？」

苦力回答說：「自然在這裏」。

營長告訴那幾個英國駐兵說，這個苦力，幾十天來在戰區裏替他們打雜，這次他好像也不願走的樣子，於是他又向苦力說：「我想你現在跟他們回橋南去吧，這裏沒有別的事，用得着你了。」

「這話算什麼意思」？苦力也不走，「這裏正有很多事用得着我做。」

苦力也不走，雖然是勸他離開的話，英國駐兵，最後，只有嘆息的開了兩輛空車回過了橋，就在這時候，第一聲槍響了。

#### 四

第一聲槍響了，這已打碎了四行堆棧的一面玻璃窗。而從這破玻璃裏，也回擊出輕快的一槍來，同時，機關槍便從四行堆棧向日本兵那裏射擊過去，在這長串子彈底下，正向四行堆棧的階沿衝鋒的日本士兵一個個倒下來，秋夜的風把落葉對於這幾個侵略者屍體，也投以憎惡的一眼，而飛到另外的地方，飛到那火的大海上自殉了。



西洋駐軍第五次走進四行堆棧時，他們是決意要完成他們的「做一個人」的責任的。他們中有幾個曾經參加過歐洲大戰，可是這樣驚天動地的事跡，他們還沒有見過。他們的心上都覺得，如果這一營孤軍不能勸說過來，如果他們不能勸說得他們撤退，那他們的心是永遠要受傷一樣的苦痛的了，可是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什麼呢？

「我們的行為簡單說起來，是討賬的行為」

「對啊，國土，生命，這一切都是付代價的，閘北有閘北的代價；死在閘北之守的伙伴也有他們的代價，日本鬼不付代價，我們這些要賬的人，平日國家養我們幹甚麼的？」

謝團附聽見外國兵又來了，從六樓下來。

「我知道你們還會來，很感謝你們的好意。……」

「團附，全世界都懂得正義，但也都懂得人道。你們別傷了人類的心，更不應該傷你們的同胞的心。全世界都知道貴國的長期抗戰，爲了最後的勝利，你們不應該把重於泰山的身體，這樣輕輕一擲，團附，你下一個命令，說一兩個字，保全了這幾個士兵的實力吧。我懂得貴國的地位，我們希望我們的話，團附能接受。」

「各位的熱情，我真感激」，團附說了。「可是我想你們還是現在回防吧，只有你們剛才見到的苦力，我想他並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已命令他跟你們回去。只有他

一個人跟你們回去。你們的話很對，可是我們的行為更對，日本人如果在這裡也，也許會向你們點頭，把槍械送上，要想留一命的，可是我們誰也不想這樣做。」

當西洋駐軍帶了那苦力回橋南以後，團附嚴厲地說：

「我們是孤軍，我們是一意孤行的。」

他沒有向誰說這句話，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末冷靜地說了一句，於是她走開，走上屋頂。迎着大火，他挺胸而立。這是一座鋼鐵的塑像，每一分一寸都是力的表現。他深深呼吸了一下冷空氣，回頭見到營長，他們肯定而有把握地向西邊的上海銀行堆棧上的日本兵，輕蔑地一望。

## 六

「你聽到了關北的六百個兵嗎？」

「不是六百，是八百，外國報說一百五十左右。他們不肯出來。」

「我難過極了。你得想法子。」

「我，我有什麼法子，可是真的，大家都在想法子，你一個女孩子這末急，你哭什麼，我聽到這消息，我也心裏——你別哭。」

「我怎麼能不哭。他們為國家，我哭雖然沒有道理，可是我忍不住不哭，你給他們想法子。」

「我，自然。」於是那沒有哭的，也哭了。哭聲在傳來傳去。

開北的火燃得旺極了。在一個小房子裏，這時另外有一個兵躲着。他也是不願撤退的一個兵，不過他不屬於八十八師。當他的一營兵在撤退的時候，他裝着小解，就溜在一座小房子裏。於是他像猴兒一樣的靈活的，蜷伏在二樓的一間屋子的角隅。走過一個兩個日本兵，他就準確地瞄準他們，放一鎗兩鎗。他很小心，大羣日本兵走過，他就不放鎗，專揀單身的，三個以上也不放鎗，他有把握一次打死兩個鬼子。一晚，他的子彈沒有虛發的。他靈活的從一個屋子換到另一頂屋，這一個人的孤軍，向日本兵索取了很多代價，可是他的最後誰也不知道，大約是葬身火窟了吧。但是這樣的插曲似的零碎的孤軍，不勝記載的多，這是說：在開北一帶還到處有那樣的孤軍，在向日本兵索取代價。

「開北一帶，像我們一樣的弟兄很多吧」，營長手指了大火向團附說。

「別說這些話，我們談這裏的防禦。我想這房子跟蘇州河南的租界只是一水之隔，離那面日本兵才二三十步，離煤氣公司的大煤氣爐又是很近。日本飛機如果低飛，我們可以打，飛高了，他也不敢亂投炸彈」。

「我也想到這一點，團長，他們沒有法子可以克服我們的，砲打，這屋子堅固不怕，燃燒彈，我們有救火的東西。房子基礎打得深，不怕他們掘地道。毒瓦斯，弟兄們有面具。食糧，總有辦法給我們運過來，我們正好顯些顏色給鬼子看看」。

底下機關鎗聲又大了。

「命令弟兄們把頂上三層。疊好沙包，讓飛機炸彈來吧」

七

彷彿置身於銅牆鐵壁之間，一個個都是鋼鐵黃銅經過了百鍊鑄成的塑像。他們舉止緩慢，但是都很沉着。撲到窗子上要瞄準的時候，緩慢沉着之中却都有着一個最大的迅疾。他們連眉毛也不肯動一動，可是有深思的眼睛，他們沒有溫柔的感情，却血都沸了。他們像連鈍得連懷鄉病，那個美麗的懷鄉病都沒有似的，可是他們的愛國精神令人肅然生敬。只有一個例外，一個人忽然說起笑話來了。

「你給你老婆的遺囑上少寫些肉麻吧，老王，我他媽的，就是我，這一營裏我頂笨，不識字，筆桿兒比槍桿兒還重，老王，你寫完了給你老婆的信，給我老婆也寫一封。要寫得美。」

老王望了望他，唔的一聲。

「他媽的」，他忽然叫起來，「殺鬼子」，眨眼的把槍上了些子彈，就走到窗子上。

「碰」，一方玻璃碎了。日本兵是在玻璃上見到一個影子，就要打一槍的。他差一點給打中，氣得舉鎗就望窗外放射了三下。一個排長跳過來拉住他，說他不應該浪費子彈。說他不應該毛性子隨便的冒險。

「可是，死了一個鬼子呢。」他得意的叫。「三粒子彈應該打死三個鬼子，聽見

沒有！」排長覺得他太鬧事了。

「是」。

有一個青年士兵正在讀他自己寫的信：現在我們就在這裏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過我要一個機會，死我一個時，換日本兵廿幾條命。妻：別再想我回來，也別想我一個全屍。孩子還小，這是我的懸念。不過我你都受過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擔憂你以後的生活，是我剪斷我自己的生命的線，你收起你的淚珠。永別了。

有一個士兵也在讀他自己剛寫完的信「人生於世，不免一死。死得光榮，才是英雄本色。今日東洋飛機來了多時，弟弟，我不免一死。你善孝父母」，他覺得這是他畢生最難寫的一篇文章，「見甚感激，死為國家……」他想修改幾個字可是又不知道怎樣修改，「另附遺囑……」

當他們聚攏了這些信，用繩子紮了好幾大紮，那時，天色又快要昏黃了。一個英國駐兵在樹南正踟躕不已，他們向他招手，他過來，於是把信從窗子裏投了出去。英國駐兵去取信了。他看到這是幾百封信。廣洽鄉路上，車輛飛駛，步行者行經而佇立着的人是多樣了。啊，把遺囑都送出來了，一個敏感的人叫喊。這語像水波上的圈兒，一團一團的漲大。死得真勇敢！死得光榮！有人指他們東西吃沒有，童子軍？什麼，遺囑都送出來了。不行，總該救出他們來。有人把國旗送進去了呢，童子軍說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正在黃昏中間，一個女童子軍向那邊走了去，不知道是什

麼偉大的力量，在把她引導，她欣然把國旗放在她胸上。機警地走了進去。不久，在四行堆棧上面，國旗飄揚了，一個女性完成的使命。

「團附，這面國旗可不是小了一些。」

「嘿，你出去告訴市商會裏，把上海最大的一面國旗去拿來，我一定把她高高的昇在天空。」

「一定的，可是，團附，民衆真關懷你們，民衆都爲你們流淚，你們爲什麼不肯退去？」

「不退出就是爲了幹他們，一他的手指着敵人那兒。」

那個女童子軍回來時，她差一些給日本兵發現，不過時候已經是晚上，黑夜在保護她。

## 八

晚上一到，猛烈的攻佔又開始了。

四行堆棧的外面，有一個靠河岸的房子，也是水泥做的，很堅固。華軍有一排人，在裏面躲着。

攻擊開始時，上行堆棧的階沿上彎下身子的出來了十幾個日本兵，可憐的東西，螻蛄樣的，幾十發機關槍一掃射就會完結的。可憐！誰可憐他們，又十幾個來了。他們快步跑到預先排好的沙袋那兒。華軍的一排人不做聲，只動作遲笨地瞄準好。又十

幾個日本兵隱隱約約出來了，正在這時候，他們的衝的命令下來，四五十人分了三班，向四行堆棧飛快的前進。這裏的排長也同時發了射的命令。五架機關鎗同時響了。衝鋒的人沒有跑上三四步路，一個個倒下地。四行堆棧裏面的兵，連目標也來不及找到，全數死了。四五十條性命，只十幾秒鐘。這叫做索取代價了。於是典型的日本作風，奢華地跳出來了幾條狗，吃日本勞苦大眾的脂肪和血汗養得這樣豐滿的狗。狂奔到日本兵的屍體旁，銜住他的衣角便回去。可是來時狂奔得飛快，回去時牠們也不能快了。典型的日本作風，宜於一個漫畫家的題材。那些矮腳的東西，拖着短腳的東西。

槍聲響了三下，三條警犬死了。其餘的警犬沒命的逃。

不久後，猛烈的機關鎗，手榴彈，向了小屋進攻，小屋顯然要支持不住了，彈雨還不怕什麼，再來幾個手榴彈就要糟了。排長下令，臥倒，誓不回擊，準備退回大廈。一個士兵說話了，「排長，早是一個死，晚是一個死，一樣，我們既然來到是要死守，是要找死，那末，我們乘他們一個不防，衝進他們的房子，不，衝進不衝進不要管，就是衝！」

另一個士兵叫起來，好的，好的。又一個手榴彈，小屋振動一下。

一個沉着的聲音起來，「我不贊成。我不贊成我們殺了這幾個鬼子就滿足。討賬要討得乾淨，我不是怕死，我們誰來了這裏是怕死的。要死得有價值才這樣做的啊。」

。退回去，說不定我份下還派得到一百個鬼子呢？衝鋒嗎？一個也殺不掉他們，我們的性命倒給他們借了去，他們欠我們的債太多了，前賬未清，免開尊口，對不對，排長？」

在機關槍停下，手榴彈也不投下來的時候，他們迅速的退回了四行堆棧。

不久後，日本的機關槍又向了這現在已空空的小屋掃射，半天沒動靜。於是沿習了他們一貫的故技，對這小屋加以重大的壓迫，浪費了許多子彈，才有了衝鋒。這次他們一個人不損失地佔領了小屋。可是那裏是光榮的勝利？他們才在小屋裏站穩了腳，吐出一口氣，四行的窗子裏便投擲了無數的手榴彈出來，一個大爆炸！經過日本兵的重大壓迫之後，這小屋子早已站不穩。於是他粉粹了，日本兵呢，血肉的東西比一個小屋更容易粉碎，

## 九

那天下午，華軍有一個士兵，作了壯烈的犧牲，他瞧見近四行堆棧的地方有一大隊武裝的日本兵。因為愛惜子彈，華軍沒有立刻予以射擊。那士兵的身子上有七八個手榴彈，把這些手榴彈拉開保險，他從六層樓的屋頂一躍下，他一個犧牲，換了二十幾個日本兵的性命。華軍自退入四行堆棧以來四天，傷的人雖多，死的却還是他第一個。這個犧牲感動了他的伙伴，有十多個人立刻在爆炸聲的餘音中作出乎意外的衝鋒。他們衝進了上海銀行堆棧的階沿。他們沒有回來，但上行堆棧裏又起了一個極大的



爆炸聲。

這是最後一個晚上，團附和營長正召集了弟兄開會。他們有訓話。

這是團附的話，「不管了，我們一條命換敵人十條命，那也應該說一聲夠上本了。今天那十幾位弟兄成績不差，我們記得他們。我要你們記得，我們一條命是要換敵人十條二十條命的。」這是營長的話：「兄弟們，患難中的兄弟們，大家在共生死，本不分什麼營長，小兵，不過我還是吩咐你們一聲，我感到今天晚上，是很重要的。一個晚上，今天我已經看到了敵方的砲口，晚上想有重大的轟擊。所以，大家記得，我們在這裏的任務，今天晚上，大家要小心。民衆這樣關切我們，我們更應該努力。」正在營長訓話時候，一個密令送了過來。是最高當局的密令。團附看了，呆住了，立刻營長的話也停下了。在一瞬之間，空氣從熱烈變到了靜寂。

「密令叫我們今天晚上退出」。

弟兄們一個個發言了。

「爲什麼」？

「不行，這太奇怪了，我不相信這個命令」。

「我不退出」。

「誰肯退出就退出，不肯退出就不必退出」。

「對的，退的人到左邊來，不退的人不動」。

一個也不動。偉大的靜默開始了。最後營長才站立起來，說話，「很好，我們都是民國的好軍人。我們如果不退，跟我們自己今夜全部都犧牲就是！這事！還得我們想一兩分鐘再決定」。

團附說話了，「密令——你們不管密令嗎？現在是我們決定一切的當口，時間很寶貴，廢話要少說。大家要服從我的話，我與楊營長此刻要商量一下。你們等着。

他們退到另一間屋子裏，後來他們出來了，團附說起話來，含着一泡眼淚。

「弟兄們，我們決定撤退。遵照命令！」

營長插上來，「不過，我們還允許在撤退時，讓你們痛快的殺鬼子。」

在偉大的靜默中，機關槍，砲聲來了。在砲火中，一切步驟都是有程序的準備了，同時戰鬥激烈進行。砲火一分一秒便變得更猛烈，團附，營長都受了傷。在階沿外，撤退正式開始了。最後幾個扼守據點的士兵，也得撤退了。

「卜卜卜」

於是最後的一顆槍子，飛出來；這自然也打死了一個敵人。

□□路上，民衆翹首等候他們出來。他們來了，歡呼聲中，洪流樣的聲音呼喊「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他們舉起鋼盔，揮舞作答。

「然而團附，退是羞辱的」，一個士兵叫。

「靜一些，這不是羞辱，讓我們自己對自己抱有大希望，我們要深明大義」，

「是，團附的話，團附的話很對。不要一個小時，我們不又在前線了嗎？團附，一定答應我們，立刻要送我們上前線的。就坐這輛車去」。

營長高興起來了，「越快越好不是」？

團附點點頭，「要不了一小時」，他說，「我讓我們現在冒煙的槍口再射擊敵人，我答應你們。」

「團附答應我們了！」

一車裏有些垂頭喪氣的壯士，像小孩子一樣的，他們的潔白的心裏又興奮起來。四十分鐘之後，除了受傷的，他們都發現自己有了射擊的目標，在新防綫，砲火中。而他們發現自己有了聯絡，像猛虎出了柙。這形容還不夠，說得更明白一些，是他們本來預備一條命換十條敵人的命的，現在十條命決不夠，十條日本鬼子的命，也決不止，決不止，決不止，決不止，……

向孤軍獻旗的

## 四十一號女童子軍

英勇的女童子軍楊惠敏向我閩北孤軍獻旗，使我們燦爛的國旗仍能在閩北孤軍中

揚着，這種冒險而有意義的舉動，無怪引起人們的欽佩和注意。

記者昨天特地去訪問她，見面後的第一個印像，就是面前站的那一位廿四歲的少女，面龐很瘦，但精神極奮發，身軀並不高大，而體格非常強壯，頭髮短知的，跟男子一樣，假使沒有人介紹，我決不會想到她就是那位「四十一號女童子軍」。

她是鎮江人，在家鄉有父母和兄弟姊妹，但她離開家鄉很久了，除了每年回去探視一次以外，其餘的時間完全是外面奔跑着，曾在汕頭廣東各處讀過書，同時也教過書。

「九一八」後，她同姚瑞芳女士（兩江畢業生，曾任東北義勇軍領袖，九月十二日立報載有關於姚女士特寫）一同由南京到東北去參加義勇軍工作，她擔任的是宣傳部份，曾建立了不少功績。

在東北兩年多，她回到北平，由北平到漢口，由漢口回到她家鄉。當淞滬戰事發動前，到了上海，加入了上海童子軍組織。

當記者告別時，她說：「我是主張苦幹的實行主義者。不願意在報上看到關於我的事」。

記者的回答是：「本來報上登載此類新聞，並不是代人宣傳，而是借這些英勇的事蹟來刺戟刺戟「不知亡國恨」的男女們，使他們清醒一些，共同起來擔負重建新中國的責任。」

## 孫元良師長致函嘉慰

八八師長孫元良，十月廿九日致書告死守閘北據點諸壯士。原書云：謝團附，楊營長，暨我忠勇諸士兵，余頃在口口前綫，余雖在前綫，余之心魂與諸將士同在閘北；余奉令經營閘北國防軸心，保我疆土，諸同志奮勇却敵，固守二月有半，倭敵終未能越電池一步，所以報國，幸不後人。近以一髮之動，全線西移，本軍亦奉命轉移陣地，而以最後守衛閘北之責付託我忠勇之諸將士。諸同志能服從命令，死守據點，誓與閘北共存亡，此種堅毅不拔臨危授命之精神，余與全軍將士同致無上之敬意！我中華民族，自古多果敢赴難之士；岳家軍屹然不動，戚公兵慷慨却敵，以身許國，浩氣長留天地！我國民革命軍賦此美德，重以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教訓，不吝犧牲，早抱成仁之決心，此役殺敵致果，實開震天地之歷史偉蹟。我黃帝兆億子孫，全世界千百萬後世人，必以血誠讀此史頁。諸同志盡守閘北已三日矣。敵之畏葸，與我之勇敢，已為舉世所共見；滬上中外人士交口欽佩，民衆奔走援助，咸負一如可贖也，人百其身之願，此誠我中華民族之光榮，我中華民國之光榮，亦我國民革命軍軍人之光榮。望繼續奮鬥，完成抗敵使命，流最後之一滴血！——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於諸同志之壯烈犧牲，殊覺嘉慰，余敬禮以轉告。

孫元良十月廿九日。

# 何香凝函慰

何香凝女士，函慰諸壯士云：謝團長，並轉親愛的八百勇士們，我在報上看見你們英勇豪壯的氣概，使我感動得流淚，但是等我跑到橋邊，却又不能通過，只有靜穆地向對岸注視，遙寄我滿腔虔敬親愛之忱。你們每一個人，都已充滿了孫總理和廖黨代表的革命精神，犧牲精神，不論是成功或成仁，都可以俯仰無愧了！殉國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英勇，全國同胞將因為你們而愈加團結，國際人士也將因為你們而愈能主張正義了。我已設法送給你們些救傷品和食品，聊表心意，盼望你們奮戰苦鬥，犧牲到底，專此敬致抗敵敬禮！

香凝，十月廿九日

## 楊瑞符談孤守經過

問津

我軍自陣地移動後，獨留孤軍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堅守開北光復路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苦撐四晝夜，始於卅一晨二時許因奉最高當局命令，全部退入安全地帶。這一幕英勇抗戰，引起中外注意，記者雖經數日調查，

終以有關軍事秘密，未便輕於發表。現在我英勇將士已經退出，將在長期抗戰中與敵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閩北孤軍的堅守雖事已過去，但他們在這「天然堡壘」中的種種活動，却值得我全軍將士，全國民衆的注意，在今後英勇抗戰中實地應用起來，定於抗戰前途上有不少的效力。

因爲大場一點的突破，十餘萬大軍的陣地，作了戰畧的後移。實行之初，大家還不免有些懷疑，可是事過幾天，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了；主要的，因爲我們的後撤不單避免了敵人包圍的犧牲，而陣地更形鞏固了。在長期抗戰總結算上沒有什麼不合算。

同樣，閩北孤軍因爲意志的齊一堅強，行動的敏捷果敢，實際已盡了殿軍的責任，使閩北數萬主力軍獲得了掩護，很安全整肅地退出了閩北。我們在一個佯攻之後，行動了一個整夜，敵人都沒有察覺，直到天亮才前進。又因爲楊營長的堅守，更根本避免了敵人的追擊；這是楊營長已經盡了掩護退却的責任。

敵人劈拍地一連攻擊了四晝夜，傷亡了百餘人，消耗了無量數的彈藥，而我們困守的孤軍，因爲工事的堅固，技術的高明，只有五個人殉國，帶傷的也有三十多人。因爲孤軍的奮鬥，引起了敵人的重視，世界人士的同情，民衆熱烈的抗敵愛國情緒，這是孤軍又一任務的完成。

現在，他們全營歸來了！我相信他們個個人的信念更加強了！殲敵經驗更多了。

在敵人重重包圍中度過了幾天，敵人的紙老虎也穿破了！拿這樣的奮鬥精神，再配以優良的陣地，雄厚的兵力，適當的時機，去對付敵人，那效果比長久死守在這孤懸的有限陣地上好得多。

再 這批勇士回到整個部隊以後，極自然的會將他們的實戰經驗，堅苦精神，傳到大批隊伍中去，這效果之大，決非公式的政治教育與死板的軍事訓練所可比擬。

所以，最高領袖命令孤軍撤退，是十分正確的；楊營長將士達成了重重的任務，然後奉命而安全撤退，更沒有什麼不圓滿的地方。我們民衆的熱烈鼓勵，除希望他們多殲滅幾個敵人，達成了他們任務以外，未必有人存心要看他們演一幕「壯烈犧牲」！而且他們這種始終「服從命令」，「達成任務」的精神，只要能普遍到全軍全民，我們的抗戰部隊像一部靈活的機器地由最高領袖去適當的運用，我們的抗戰前途，決沒有失敗的道理。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責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奮興。

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隻壯健的小腿部，在無數層的紗布纏繞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在最短期間可以痊癒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馥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床邊，桌上，都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院護士長湯競羣女士又



送一大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籠罩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楊營長首先讓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却，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抗戰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并希望他談談他們全營苦鬥的經過。

「好，我為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崗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為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聲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裏，病房內外已雜亂地站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前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築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房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炮彈，幾個手榴彈，倉庫西南墻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遺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里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吃下去。」

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潰。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完全告成，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了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并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

無人住在四層樓，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有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时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了躬，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不斷來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寶貴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三十一日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乘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還送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里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梗子，澆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

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

「在這里，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來衝不進來，重砲用不着，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

他說着並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轟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着。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破壞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土敏土建築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面有些地方聽不見，真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軍食，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實在

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并有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所有任務都已達到」，他接着說。「我們這次的決心，是中華人民個個都有的，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到底屈服，必招慘敗。」

他接着又想了想說：「我們有一位上官連長，湯營官，因為移防時都在他處，直到廿八日才經過許多堅苦視死如歸地趕來，鑽進了四行倉庫，與大家決心共存亡，都很可佩服。另外有第三連陳排幾個弟兄，在敵人堵門來攻時，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勇奮戰，爬在地上弄了一臉灰，起來擦擦眼，又向敵還擊，待敵機槍又射，又隱蔽到地上，這樣更番苦戰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現在事過了，你們當時的兵力分配，可否對我講講？」

「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最要是兩翼（即交通銀行倉庫那邊）右翼（西藏路方面）都配備重兵，中間兵力薄弱。我同謝團附住大陸銀行倉庫裏邊，我們的重武器，計輕機槍二十七條，重機槍六架，高射機槍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閩戰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担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戰役，八一三戰起，冒了好

幾次險。昨晨初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發覺。

## 評閩北孤軍奉令退出

閩北四行堆棧中的謝團一營，這幾天，震動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不知換來廣大人類多少同情之淚，與讚歎之聲！該營卅一日拂曉以前，遵奉蔣委員長命令，業已安全退出，這件事，我們認為應當特別加以評論。

第一，謝團長及全營官兵，此次死守不退，決心做光榮的犧牲，於明知必死之後，在顯有退出方法之時，而捨易就難，捨生就死，這是把握住軍人道德的絕對性，大節凜然，光芒萬丈。教全世界知道中國新軍人的氣質，使全中國同胞得到做人的模範，我們實在萬分崇敬，萬分讚美。

第二，但此事發生以來，我們如有鯁在喉，欲言未言。就是：在閩北大軍既退之後，不宜准許此數百健兒，守做犧牲。然此屬軍令範圍，軍令是莊嚴神聖的，報紙不應妄論，所以默然。前晚聽說蔣委員長果下令使其退出，我們甚以為慰，而欽佩統帥部處理之得當。

第三，為何命令退出好，其理甚明，因為作戰之目的，是為戰，不是為死。在戰

略上戰術上需要之犧牲，雖成師成軍，殉國戰死，亦屬應當。其非戰略上戰術上所需要，換言之，在戰畧戰術上無意義無使命之時，雖一個士卒的安全，也必須細心愛護。以滬戰來說，既然閻北作了戰畧的撤退，那麼，這一營斷後的官兵就不必獨留。最高統帥爲愛護他們，命令退出，避免作不必要之犧牲，就國家愛護軍隊的立場上說，當然是賢明的措置。

國民因此事可以得到重大教訓。就是：對於軍隊的意義，應當更有深刻的認識。戰爭是悲劇，作戰是忍行，然而根本觀念是仁。中國民族的抗戰爲保障千代萬代子孫的自由；爲擁護世界人類共同福利，其目的，大仁大慈，所以國家可以要求其軍隊去拚命，去犧牲。全國軍隊與人民，對於國家這個大仁大慈的要求，有絕對貢獻一切犧牲一切的義務。國家軍令，是神聖的，命令死守，就須死守，命令犧牲，就應犧牲。因於要達到大仁大慈的目的，當然要有犧牲者。倘若違令偷生，就是犯軍紀，就該受國法，爲貫徹作戰目的計，一切軍紀軍法上的嚴厲處置都是當然的，因爲作戰目的是大仁大慈之故。但同時有一重要原則，就是：每一士兵，都只能使其爲有意義有使命的犧牲。每一士兵就貢獻其最寶貴之生命於國家，國家當然對於他們十分珍惜，十分愛護，儘可能的減少其痛苦，保護其安全，長官對部下，當然要共同甘苦，親如兄弟。事關軍紀軍令者，有無上威嚴，而人與人之間，則平等友愛。在情的方面，全軍統帥與一下級士兵，是同胞，是兄弟。所以除國家作戰精神大仁大慈之外，軍隊自身，

又必須以仁愛的精神，澈上澈下，結合起來。

此次開北孤軍的死守，及其奉命退出，可以闡明兩義。一個是軍人絕對的犧牲精神，一個是長官愛護我下級官兵的至情至理。兩義相合遂成爲可泣可歌的佳話。中國以準備不充的國家，與暴敵作這樣大戰，軍械上，交通上，運輸，都有困難，所以我們官兵的艱難困苦，特別的大。南北戰綫，凡遵命令盡任務的部隊，都有不少犧牲。我們軍人的忍苦耐勞，與其勇敢堅強，比世界任何國家，毫無遜色，並且能忍耐各國軍隊之所不能。而此次孤軍死守的謝團，更得表彰中國軍人道德本色於全世界。同時藉此次命令該團退却之事，又闡明最高統帥決不輕令官兵犧牲的仁愛精神。有此一舉，可以使全國軍隊更認識責任，使全國國民，更明瞭軍隊之根本意義，這實在是十分可慶的。我願大家明瞭：國防基礎，首在軍人道德之確立，同時需要國民都了解軍隊本質，大家做其後援。全國現在服務中之一切部隊，其道德觀念，犧牲精神，一定都要達到謝團的程度。一般人民，對於兵役觀念，也要如是。苟爲國家所需，應當貢獻一切。另一方面，則各部隊長官，必須以領袖之精神爲精神，對於每一士兵，皆要儘可能的珍惜與愛護。各地辦徵募壯丁之文武官吏，對於徵來新兵，尤其要親切指導。中國軍隊，必須都如謝團，才能算是標準化，同時則長官之於士兵，必須都有蔣委員長這樣珍惜愛護的精神，才能使千千萬萬的官兵，個個自愛互愛，才能使國軍如泰山之堅。



一般國民，聞此事始末之後，第一，應當都以謝團爲做人模範，第二，應當感謝軍隊，愛護軍隊。如救護傷兵徵募寒衣等事尤要努力實行。我們同胞軍民之間，互愛互親。才能貫徹國家大仁大慈的作戰。末了，我們願特別謝謝上海英軍對於謝團退出時表示同情友誼。昨早新拉坡橋邊中英軍人感激握手的光景，又象徵人類共同親愛的情感，也越發證明我們作戰目的之正當了。

（大公報十一月一日）

一般國民，聞此事始末之後，第一，應當都以謝團爲做人模範，第二，應當感謝軍隊，愛護軍隊。如救護傷兵徵募寒衣等事尤要努力實行。我們同胞軍民之間，互愛互親。才能貫徹國家大仁大慈的作戰。末了，我們願特別謝謝上海英軍對於謝團退出時表示同情友誼。昨早新拉坡橋邊中英軍人感激握手的光景，又象徵人類共同親愛的情感，也越發證明我們作戰目的之正當了。

（大公報十一月一日）

195572